

請不要錯過這盤肉

客觀地說，維也納的冬天不是很友好的季節，尤其是對於香港人。看着酒店窗外藍天白雲陽光充足的明媚樣子，出門立刻被凍到不自覺步履急速。才走了沒一會，就忍不住要鑽進街邊的店舖一邊逛一邊讓臉頰恢復正常的溫度，才能再繼續前往目的地。

儘管如此，在零下十幾二十攝氏度的寒夜，維也納市政廳門口的廣場一如往常地聚集了各種讓人食指大動的美食檔。無懼嚴寒的人們來到這裏認真挑選晚餐，人手一杯熱紅酒，然後和同事朋友們或站着圍成一桌，或坐在一枱，一邊暢聊一邊暢飲，哈着氣，再一邊享受露天大屏幕上直播的音樂會。一派天氣似乎一點都不冷的熱鬧場景。

在奧地利，除了之前介紹過的維也納小牛肉排、皇帝牛肉湯和各類冷熱香腸，還有一道總是會被遊客忽略的當地美食，那就是Zwiebelrostbraten，炸洋蔥碎配牛排。這是一道斯瓦比亞（Swabia）和奧地利的傳統菜餚。

在很多啤酒餐廳都能點得到它，一大份只要十幾歐元。牛肉會選用牛背脊較嫩的部位，用肉錘輕微地拍，使肉的纖維延展，肉質就會變得鬆軟。加入鹽和黑胡椒醃製後，用平底鍋放黃油煎熟，有的餐廳還會放芥末或者肉蔻粉，讓牛排帶有特別的調味。

點睛之筆，是把大量切成細圈的洋蔥，撒在薄薄的麵粉用熱油炸至金黃酥脆，配着醬汁鋪滿牛肉，盛在熱盤上上桌。酥脆的洋蔥碎混上醬汁，額外增添了口感上的層次。吃起來和香港的炸蒜片一樣香，但沒有吃完炸蒜片後難以去除的口氣，反倒還多了洋蔥嚼到最後的甜味。主食是搭配根本吃不完的健康版煮土豆，中和了醬汁的鹹味，很配。

（後疫情時代歐洲遊十三）



炸洋蔥碎配牛肉。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沒錯，我寫的就是「守中線」，不是「手中線」。唐代孟郊的名句「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傳誦了一千多年。在當下的網遊語境中，卻被改成了「慈母守中線」，斷句和字義亦有變化，手中之「線」變成了守住「中線」，中線者，遊戲之中路也，遊戲中玩家必爭之重要位置。作為一句網絡新名言，「慈母守中線」不僅讚美守中線者責任重大，而且反映出親子同玩網遊的新現象。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無外乎住在一個屋檐下，卻沒有話可說。共同話

一項涉及約二百八十名成年男子的調查指出，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訪者透過私人渠道，如轉介、推薦或閒談之間找到自己的工作，而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人從廣告得知工作機會。這調查給了什麼啟發呢？

啟斯·法拉利（Keith Ferrazzi）在著作《別自個兒用餐》一書，也引用了以上的調查，並告訴我們：人脈，至關重要，其重要貫穿了我們事業的起點、發展、突破，甚至危機。

或許，你跟我一樣討厭所謂「經營人脈」一說，彷彿人與人的交情是一種資本主義式的交易，彷彿結交朋

友就是看準別人對自己的好處一般。而有趣的是，旨在教導大家經營人脈的法拉利也不認同這樣功利式的說法，並告訴我們：只有真心結交朋友、想朋友活得美好的人，才能享有豐富的人脈。

虛偽而自私的人不會有美好的人脈。他們可能會認識不少人，但只會停留在卡片上的認識。當虛偽的人想要別人幫助時，只會吸引到另一個虛偽的人來沾便宜。法拉利提醒我們，「社交的本質是用各種形式幫助他人成功。」

當你為別人提供機會或價值，別人當然會常常想起你、聯繫你，也自然會令你成為一個滿有人脈的人。只要你願意慷慨大方，不貪圖便利，努力讓自己的付出多於回報，你自然會成為受歡迎的人。

受歡迎的人常常問自己有什麼可以幫助別人，而這種自我叩問與建立關係一樣，都有一種類似肌肉鍛煉的邏輯，即你越常用它，它便會越強壯。當你越想去幫助別人，便越有能力幫助別人，而當你越想幫助朋友，便會有越來越多的朋友。

你可能會問，只有我單方面幫助朋友，這樣的人脈有什麼用呢？要回

真心交朋友

答這條功利的問題，也可以有一個相當功利的答案：朋友，不可能是有需要時才去認識的，正如你不可能在沉船之際才去買救生衣。

只要你真心結交朋友，誠摯維繫友情，朋友自然會在你有需要時出現。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舞伎家的料理人》

下青森一起到達京都，在「屋形」即是傳統表演藝術之家學習，希望能夠成為優秀的舞伎。小董甚有天賦，訓練不久便獲「屋形」老闆垂青，很快便從學徒晉身為見習生；季代資質不高，卻從鄉下已學懂優良廚藝，適逢「屋形」原本負責提供膳食的廚師患病而提早退休，季代便轉身而成「料理人」，為需要健康飲食的舞伎提供貼身照顧。由是，青春少女一方面揭開傳統藝術行業的神秘面紗，另一方面純真友誼展現人性的真善美。

《舞》的故事背景乃是令和年

代，即是日本的當代時空，全劇以京都祇園作處境，沒有摩天大樓，只有日式小屋；角色們都在街上步行或騎自行車，沒有出現地鐵或摩登汽車。由於舞伎要接受有規律的嚴格訓練，故此日常生活不能使用智能手機和光顧便利店，「屋形」對外聯絡都只靠一座固網電話。

全劇以季代和小董為核心，另有不同層面的角色，人人彬彬有禮，個個笑臉迎人。是枝裕和不單述說一個典雅的故事，鏡頭下處處都是古樸良風。季代烹調的雖是簡單食物，但是

花盡心機：碧綠青菜，桃紅蘿蔔，金黃雞蛋。食物的顏色艷麗，對比着舞伎臉上的妝容和身上的和服，畫面美不勝收。豐富的視覺效果仍能傳達正氣的主旨：天生我才必有用；良朋互助見真心。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在監獄教書

我教「獄中博雅教育」項目每年組織幾位教授到附近的監獄義務教學，提供數學、英文、歷史等專業課程，甚至有犯人因此獲得本科學位。今年的任教者Alexander McLean不同尋常，是一位來自英國、生於一九八五年的學者、活動家。兩年前他曾獲我教一年一度頒發給四十歲以下人士的「社會正義創意獎」，在世界各國也屢獲殊榮。本學期他應邀來我教訪學，除了教一門社會學課程，還去附近男子、女子監獄教學。

他兩年前獲獎是因為創立了Justice Defenders，一個致力於幫助烏干達、肯尼亞、甘比亞等國犯人伸張正義、重獲新生的非盈利組織。他父母上世紀六十年代從牙買加移民到英國，他在倫敦長大並接受教育，有法學學位。他青少年時代就在終極關懷機構服務，對社會底層人士的痛苦感同身受。中學畢業後他去烏干達服務一年，耳聞目睹種種社會不公：警察沒抓到嫌犯，就將他的妻子逮捕入獄、判死刑；五歲兒童因為一起玩耍的三歲小夥伴淹死而被判死刑；更有許多人入獄後從未受過審判。他由此萌生了幫助弱勢群體的念頭。之後，他通過眾籌獲得資金，招攬律師等專業人士，在非洲監獄中建立圖書館，同時為囚徒和典獄官提供法律教育。

他在美國中西部小鎮生活有何感想呢？McLean驚嘆我教學生的自信、善談，也感慨獄中學生的努力、熱情。除了感激本地、本校人的友善之外，他對美國醫療保險制度，對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同樣固執己見也不無微詞。McLean奉行「兼愛」原則，從他讓犯人和獄警矛盾的努力中就可見一斑。在分裂對峙、矛盾尖銳的當代美國，這樣的立場卻未必暢銷。

樂問集 周光素 逢周一見報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記蕭邦大賽冠軍香港首演

本年度香港藝術節恢復現場實況演出，一個多月的藝術盛宴最為矚目的，肯定是二〇二一年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冠軍劉曉禹，首次在大中華地區獻技。意義較二十年前另一位蕭邦華人冠軍李雲迪亮相香港藝術節更甚。

首先二月十五日大會堂音樂廳獨奏會，上半場選來兩首蕭邦鉅作，展示得獎功架，以F大調馬祖卡風格輪旋曲作開場，密集音符，通過強勁的左手，讓右手唱出抒情樂句。所採取的速度頗為保守，快與慢之間保持一定平衡和空間，凸顯出蕭邦抒情多於激



下半場選來拉威爾鋼琴鉅著《鏡》。正如在巴黎出生的劉曉禹在電台訪談中說，蕭邦有一半法國血統（父親從法國移居波蘭），從他處理這部五個樂章的印象派作品，可以聽出這位加籍華人鋼琴家的音樂語言並非以蕭邦為基礎，在各自自由節奏樂段尤其明顯，但效果還是出色的。他以李斯特《唐·喬望尼的回憶》作壓軸，以精密布局全曲，而非僅僅炫技，贏得全場鼓掌。在加演的三首曲子中，兩首是法國巴洛克時期拉莫的作品，但印象更深是夾在中間的蕭邦

情的一面，著名的第二鋼琴奏鳴曲尤其明顯。第二樂章中段拖得很慢，接着的《葬禮進行曲》中段輓歌慢得幾乎像停擺，但終章卻不是期待中的大爆發，聽完有點不是味兒的感覺。

口罩令

在街上走，路過一間口罩專賣店，貨架上滿滿當當都是不同顏色、不同設計的口罩，但店裏只有正在埋頭玩手機的店員，沒有一位顧客。想到政府日前宣布預計在本季內解除口罩令，不知這家店此後命運會如何。需求的斷崖式下降，必定會造成巨大的經營壓力，政府的提前預告，或許也是為了給純粹經營口罩的商家一些緩衝和轉型的時間吧。

如果要有一個物件來代表疫情下的三年光陰，那一定是口罩了。

三年前，疫情突然爆發時，四處搜羅口罩的焦慮與彷徨還記憶猶新。那種感覺源於當時對病毒所知甚少的恐懼。隨着內地復工復產，口罩貨源逐漸充足，而隨着防疫常態化，戴口罩逐漸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很多時候，戴口罩出街，怕的並非是看不見的病毒，而是看得見的周圍人的眼光——如果在香港的公共場所不戴口罩，在新冠感染你之前，

很大可能你就已經因為其他市民們嫌棄的眼神而「社死」很多次了。

想來還有些難以置信，轉眼就已經三年了。或許有不少學生，連同班同學的正臉都沒有見過幾次，彼此就要分道揚鑣，畢業進入不同的學校了。奇怪的是，之前可能是慣性使然，還覺得有多想不戴口罩，但自從聽到政府宣布即將解除口罩令的消息，心中對那一天的期待就與日俱增。真希望那一天可以快些到來，可以摘下口罩正大光明地呼吸新鮮甚至不新鮮的空氣，可以給朝夕相處但多年未見全臉的同事一個大大的笑容，可以正式地向公元二〇一九到公元二〇二二的疫情時代說一聲：「再見，再也不見。」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推廣傳統文化

實在是太喜歡香港故宮博物館的演講廳了！從講台上電子屏幕的高端大氣，到會場的整體布局，再到那中國紅的用色，處處體現着中華傳統文化端莊磅礴，讓人一落座便可以沉浸在底蘊和暖意交織的文化氛圍裏。自去年香港故宮博物館開幕至今，我已參觀二十多次，但位於底樓的演講廳一直沒有機會參觀，每每走過，都是大門緊閉。一間學校的老師知我對書法感興趣，贈給我一張「中華文化節」頒獎禮的入場券，而這個頒獎禮恰在這裏舉行，我才有機會入得一觀。

「中華文化節」是一次書法比賽，主辦方精心策劃，組織學生和社區書法愛好者一道，書寫《論語》等經典。台上，政界、學界、商界知名人士，西裝革履，胸花燦爛，正襟危坐；台下，學生三五成群，小聲交流書法心得，其樂融融。社區白髮蒼蒼的阿伯阿婆，面帶喜色、引頸張望，對即將到來的上台領獎，難掩內心激動。頒獎禮開始了，一個又一個重要

《黑鍵》練習曲，琴音精準脫俗。

翌日晚上他與香港管弦樂團合演蕭邦第二鋼琴協奏曲（見附圖）。未知是否受香港文化中心糟糕的音效影響，劉曉禹全曲都顯得不入局，第二樂章中段左手更嚴重犯錯，連指揮吳懷世也轉頭望了一下。但聽眾鼓掌如儀，加演蕭邦著名夜曲仍然平淡，一直到李斯特的《鐘》後段加快才見真章，可惜「只是近黃昏」。

樂問集 周光素 逢周一見報

最後一位嘉賓大概是個本來講白話的企業家，她顯然做了充分準備，只是對普通話的多音字掌握得不夠全面。學生中間有人竊竊私語：「點解係『青春chao氣』」……帶隊老師一面厲聲制止學生「保持安靜，要有禮貌」，一面自言自語：「普通話口音就是太多，回頭要好好學習……」看來，全面推廣普通話，任重而道遠。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